

Lisa Gardner 麗莎 · 嘉德納
X
FBI 心理分析員 系列 IV

殺戮時刻

The
Killing
Hour

楊佳蓉◎譯

死亡的時鐘滴答敲著……
時間用完，死神降臨。遊戲結束。
他每次總是帶走兩個女孩。
第一個會先被發現，
屍身留著引導警方找到下一個女孩的線索，
他倒數生命最後的每一秒鐘……

殺戮時刻

The
Hilling
Hour

麗莎·嘉德納
Lisa Gardner ◎著

楊佳蓉◎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U
小說
27

殺戮時刻

作 者 麗莎·嘉德納

譯 者 楊佳蓉

發 行 人 施嘉明

總 編 輯 方鵬程

編輯部經理 李俊男

主 編 許景理

美 術 設 計 吳郁婷

校 對 時獵文化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04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5-2201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E-mail：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THE KILLING HOUR by LISA GARDNER

Copyright © 2003 by Lisa Gardner,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初版一刷 2014年5月

定 價 新台幣 380 元

ISBN 978-957-05-2934-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佳評如潮・他們如何看《殺戮時刻》

「娛樂性極高，讓人一頁接著一頁……情節緊湊、加上一點羅曼史的元素，真是本大快人心、炙手可熱的小說，融合泰絲・格里森與達米・霍格的經典風格。」——《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星號書評

「麗莎・嘉德納在陳述瘋狂搜索連續殺人犯的部分，融入極度壓抑的情緒……在某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她寫來亦絲絲入扣，特別是在敘述受害者面對可怕怪人，掙扎求生的時刻。」——《書單》(Booklist)

「麗莎・嘉德納總是能讓懸疑氛圍持續到最後一刻。讓讀者閱讀的時候無時無刻都感覺緊張。」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麗莎・嘉德納的最新作品具備了所有懸疑小說該有的重要元素——又加上愛情元素。十月的夜裡，如果熱的睡不著，這將是你最好的選擇。」——《鹽湖城猶他新聞》(Salt Lake City Deseret News)

「這是麗莎・嘉德納最好的作品，可以稱得上是她的代表作，絕不令人失望。閱讀時，讀者每一刻都能感到令人屏息以待的緊張感，以及心跳加速的刺激感。她筆下的角色個性複雜，說故事的角度充滿矛盾與衝突。」

——《Rendezvous》

「這是本步調緊湊的懸疑小說。」

——《格林部落新聞》(Greensboro (NC) New & Record)

「這本刺激的小說，情節有趣，角色生動，又有許多動作場面……是非常傑出的作品，讓你情緒繃繩，一頁接著一頁看下去，是你千萬不能錯過的一本書。」

——《神祕新聞報》(Mystery News)

「之前幾本小說本的角色相繼回到本書，使得本來就驚悚刺激的小說更增添幾分故事性。麗莎·嘉德納可以說是現在最受歡迎、最有才華的作家。棒透了！」

——《羅曼史時代讀書俱樂部》(Romantic Times Bookclub)

「這是本邪惡又有趣的小說。」

——《聖彼得堡時報》(St. Petersburg Times)

「故事分為兩線，一邊是被拋棄的受害者，描述他如何掙扎求生；另一邊是爭辯不休的調查現場，探員們寧可思考線索的涵義，也不願展開搜捕行動。麗莎·嘉德納細心安排，來來回回講述兩線故事，創造出故事張力。這樣的情節讓馬克和金柏莉兩人閃閃發亮，以他們獨特的方式令讀者驚豔萬分。」

——《奧蘭多前哨報》(Orlando Sentinel)

「如果這本書無法令你在夏天感到一陣寒意，嚇得心跳加速，那你可能得去檢查一下脈搏了。」

——《渥太華公民報》(Ottawa Citizen)

「麗莎·嘉德納創造了懸疑小說的顛峰之作……這是本翻開就不會想闔上的小說，大快人心、讀來好滿足！」

——《查爾斯頓郵報》(Charleston Post and Courier)

「麗莎·嘉德納每次出書總帶給我們更好的作品……這本小說真是完美……絕對讓人只敢在光線充足的地方閱讀。」

——《溫尼伯自由新聞報》(Winnipeg Free Press)

致謝

寫作此書時，我做了一些功課。我有幸再次造訪聯邦調查局學院，更加了解海軍陸戰隊基地內的生活，這是我個人極度推薦的週末消遣。我盡力重現學院的內部陳設以及行事風格。不過呢，要請各位讀者注意其中提到的一些軼聞與學院傳統。學院是一個活生生的、還在呼吸的機構，依照每年、每個班級的狀況，以及調查局的需求不斷改變。某個探員才剛告訴我他在學院裡體驗到的神聖傳統，另一名探員會說他從未聽過這件事。身為狡猾的作家，我過濾了這些故事，選出我最喜歡的部份，把他們寫成天經地義的事實。這是我全心投入的作品。

採訪 F B I 探員帶來極大的樂趣，但我得承認我完全對美國地質調查局（位於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的好心人員深深傾心。我需要一些關於大自然的專業資訊，喔，這裡簡直是金礦。局內的成員不只耐心地向我解釋檢驗水質的複雜流程，也介紹了大量殺人的好地方。他們還親自帶我丈夫跟我參觀他們推薦的犯罪現場，這讓我們乖了好幾週。

以下列出那些百忙之中抽空接我電話的好心人。他們秉持無邊的善意，給予我正確的資訊。如果搞砸了，全都是我的錯。

首先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

Jim Campbell，美國地質調查局／分區區長

David Nelms，美國地質調查局／水文學家

George E. Harlow, Jr.，美國地質調查局／水文學家（研究生）

Randall C. Orndorff，美國地質調查局／地質學家

William C. Burton，美國地質調查局／地質學家

Wil Ondorff，維吉尼亞州保育與改良部門／喀斯特地區保護計畫專員

Wendy Cass，仙納度國家公園／園區植物學家

Ron Litwin，美國地質調查局／孢粉學家

接著是藥物專家：

Margaret Charpentier

Celia MacDonnell

再來是刑案調查相關人士：

Nidia Gamba，聯邦調查局（紐約州）／特別探員

Dr. Gregory K. Moffatt，亞特蘭大克莉絲汀大學／心理學教授

Jimmy Davis，喬治亞州史尼爾維爾警局／警長

還有來自各界的支持者：

Melinda Carr，Diana Chadwick，Barbara Ruddy，Kathleen Walsh，以上幾位的審閱都是寶貴的協助。

我丈夫 Anthony 這次沒有做巧克力，不過在我瘋狂趕稿期間整理好搬入新居的家具行李。親愛的，我們別再搬家啦。

還有，我要回 Kathy Sampson 致上最深的謝意，她在一次慈善拍賣會上替女兒 Alissa Sampson（艾

莉莎·山普森）標到了在本書「英勇登場」的機會。我無法斷定成為我作品中的角色是不是好事，但我感激Kathy的慷慨，也希望Alissa能夠享受這本書。

最後，我要緬懷我的祖母，Harriette Baumgartner，她提供我最愛的各種小說，烤出全世界最棒的巧克力碎片餅乾，還教我們玩各式各樣的單人遊戲。祖母，這本書是獻給妳的。

祝閱讀愉快

麗莎·嘉德納

男子是在一九九八年首度注意到那件事。兩個女孩上酒吧後再也沒有回家。蒂娜·威爾森跟瑪蓮·馬森是最初的兩個人。她們是喬治亞州立大學的室友，眾人眼中的好女孩。她們的失蹤訊息甚至沒有登上《亞特蘭大立憲報》的頭版。隨時都有人失蹤，特別是在大城市裡。

接著，沒錯，警方在七十五號州際公路旁找到瑪蓮·馬森的屍體。這個案子因此引起一些關注。亞特蘭大的善良居民不喜歡他們的女孩被人發現倒斃在州際，特別是這樣一個好人家的白人女孩。像這樣的事情不該發生在這裡。

馬森這樁案子也讓人摸不著頭緒。那個女孩衣著完整，錢包裡的東西一樣不少，沒有性侵的跡象，也沒有遭搶。事實上，她的遺體看起來安詳得要命，發現她的過路機車騎士還以為她睡著了。但馬森到院前早已死亡。法醫判定死因是用藥過度（雖然馬森的父母強烈反駁，說他們的女兒絕對不會做這種事）。那麼她室友跑哪去了？

亞特蘭大度過了醜惡的一週。眾人四處尋找失蹤的大學女生，氣溫差點突破三十八度。一開始投入的大量人力漸漸減少。人們覺得熱、覺得疲憊，被其他事物占用時間。更何況有一半的人認為是威爾森幹的好事——跟她室友為了某些事，可能是哪個男生吵了起來，然後導致這樣的下場。大家都愛看《法網遊龍》。他們知道電視都是這樣演的。

那年秋天，兩名健行者發現威爾森的屍體，地點是塔盧拉峽谷的山巔，離馬森棄屍處將近一百哩。屍身依舊套著她原本的派對打扮，連三吋高跟鞋都沒少。然而這回死者可沒有那麼安詳。首先，以腐屍為食的各種動物先找上她；再者，她的頭顱裂成碎片，可能是從花崗岩峭壁上一頭栽下來。或許大自然不會特別優待 Manolo Blahnik 高跟鞋。

又是一樁令人費解的案件。威爾森是在什麼時候喪命？她在亞特蘭大市中心酒吧失蹤後到被發現

的期間，人跑哪去了？她一開始有跟室友起衝突嗎？威爾森的皮包也落在山谷中，沒有毒品的跡象。但奇怪的是周圍沒有車輛的痕跡，也沒有她的車鑰匙。

拉邦郡的警長辦公室接收第二具遺體，案子再次被其他新聞淹沒。

男子剪下幾篇報導。他不知道自己這麼做的原因。他就是做了。

一九九九年，事情又發生了。熱浪來襲，氣溫——以及人們的火氣——高漲，兩名年輕女子某天晚上出門去酒吧，再也沒有回家。喬治亞州麥肯市的凱西·庫柏跟喬西·安德斯。或許這回的兩人算不上什麼乖女孩。她們都不到喝酒的年紀，不過安德斯的男友是酒吧保鏢，宣稱她們兩個「幾乎沒有碰到半滴酒」，他最後是看到兩人搭上庫柏的白色本田轎車。心急如焚的家屬表示她們是野地追跡活動的高手，絕對不會乖乖任人擺布。

這回民眾更緊張了些，他們很想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兩天後，他們不需要瞎猜，喬西·安德斯的屍體在四四一號公路旁尋獲——離塔盧拉峽谷有十哩路。

拉邦郡警局的警長辦公室全力運轉。他們召集了搜救小組，請來搜救犬，也通報國民警衛隊。
《亞特蘭大立憲報》挪出頭版的篇幅。詭異的雙人失蹤案跟去年那樁如此相像。在這樣的盛夏時節，失蹤者的遭遇可想而知。

男子注意到他之前忽略的東西，其實是個很小的細節，只是一小篇寄給報社編輯的投書。上頭寫著：「時鐘滴答……地球死亡……動物哭泣……河川慘叫。你們聽不見嗎？致命的酷熱……」

這時男子才知道他為什麼要開始收集這本剪報。

警方不是在峽谷中找到凱西·庫柏。她的屍體直到十一月的棉花收穫季才現身。柏克郡有三名採收棉花的男性工人體驗到畢生難忘的驚嚇——一具少女的屍體就躺在上千畝棉花田中，身上還穿著輕薄的黑色連身裙。

這次沒有折斷的骨頭，沒有粉碎的四肢。法醫判定十九歲的凱西·庫柏死於多重器官衰竭，極有可能是高溫曝曬的後果。換句話說，她被人棄置在田野間時，還有一絲氣息。

一個空水罐離她木乃伊化的屍體三哩遠。她的皮包離水罐又有五哩路。真是有趣，警方從未找到她的車子或是車鑰匙。

現在民眾更緊張了。特別是在法醫辦公室的某人走漏風聲，說喬西·安德斯的死因也是用藥過度——她遭人施打致死劑量的處方用藥安定文（譯註：Ativan，精神治療常用藥劑，主要功能在緩解焦慮、鎮靜睡眠）。這樁案子現在變得更險惡了。兩組女孩分別在兩年內慘死，都是在離開酒吧後消失，首先失蹤的兩個女孩屍體都在大馬路旁尋獲。而且第二個女孩都陷入更加悽慘的境地……

拉邦郡的警長辦公室聯絡喬治亞州調查局，媒體再次興致高昂，《亞特蘭大立憲報》刊出更多頭版頭條——州調查局尋找連續殺人嫌疑犯。謠言四起，報導篇幅不斷擴大，男子毫不含糊地一一收起。

現在他胸中湧現冰冷的感覺。每當電話響起，他就會瑟瑟發抖。

喬治亞州調查局並不像他這麼敏感。調查繼續進行，州警局的發言人如此宣布。調查局只願意給出這樣的回覆。直到二〇〇〇年的夏天，那年的第一波熱浪來襲。

事情的開端是在五月。兩名年輕亮麗的奧古斯塔州立大學女學生在某個週末去沙瓦那享樂，再也沒有回家。最後被人看到的地點是——酒吧。車子——下落不明。

這回驚動了全國的媒體，街上滿是恐慌的民眾。男子在成堆的報紙中瘋狂翻找，州調查局發布毫無意義的言論，像是「我們沒有證據懷疑這個案子和之前的有關聯性」之類的。

男子沒有那麼蠢；人們才沒有那麼蠢，寄到報社的投書也是。他在五月三十日週二看到那則留言。每個字都跟前一次一樣：「時鐘滴答……地球死亡……動物哭泣……河川慘叫。你們聽不見嗎？致命的酷熱……」

瑟莉亞·史密西的屍體在韋恩斯伯勒的二十五號公路旁尋獲，與六個月前凱西·庫柏陳屍的棉花田相距十五哩。史密西衣著完整，手中緊握她的錢包。沒有傷口，沒有性侵的跡象；只有左邊大腿的一塊瘀青，以及左上臂的紅色小針孔。死因——處方鎮靜劑安定文施打過量。

社會大眾騷動不安；警方立刻繃緊神經。史密西的摯友塔瑪拉·麥克丹尼爾依舊下落不明。但警方並沒有搜索柏克郡的棉花田，而是直接派志願搜尋隊到沙瓦那的泥濘河岸區。男子心想，他們終於搞懂遊戲規則了。

那時他應該要拎起話筒，播出那支倉促設置的熱線；他可以成為提供線報的匿名者，或者是自以為知道一切的神經病。

但他沒有。他只是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們有理由相信麥克丹尼爾小姐還活著。」喬治亞州調查局特別探員麥克·麥柯馬克在晚間新聞上說道：「我們相信嫌疑犯每次都是一口氣綁架兩名女性，馬上殺了其中一人，再把第二人棄置在偏遠處。這次的案件中，我們有理由相信他選擇沙瓦那河畔的某個區塊。目前正在組織五百名志工負責搜尋。我們的目標是把塔瑪拉平安帶回家。」

特別探員麥柯馬克揭露了驚人的案情，他也看過報紙上的那篇投書，現在他要呼籲投書者跟他聯絡。警方很想知道對方的訴求。警方很想幫忙。

十一點的夜間新聞告訴觀眾搜救隊已經進入沙瓦那河流域，嫌疑犯終於有了代稱，福斯新聞臺叫他「環保殺手」。這個瘋子一定是認為殺害女性就能拯救地球。好一個開膛手傑克。

男子想對他們吶喊。他想嘶吼著說他們什麼都不懂。可是啊，他能說什麼呢？他看了新聞，偏執似地剪下報導，參加一次塔瑪拉·麥克丹尼爾幾近瘋狂的父母組織的燭光守夜活動——這個可憐的女孩失蹤時身上穿的是黑色緊身裙以及厚底高跟鞋。

這次沒有屍體；沙瓦那河很少退還它帶走的事物。

然而二〇〇〇年還沒結束。

七月。即使是在陰影下，氣溫仍舊飆破三十八度。瑪莉·琳恩跟諾拉·雷·瓦茲這對姊妹，和朋友們去星期五美式餐廳吃聖代當宵夜，抵擋外頭的熱氣。她們在通往家門的黑暗蜿蜒道路上消失無蹤。

兩天後，瑪莉·琳恩的屍體在沙瓦那河附近的三〇一號公路尋獲。當天的氣溫逼近四十度，酷熱指數高達將近四十八度。她的口腔裡塞了一枚帶有淡淡條紋的棕色貝殼，雙腳沾染一道道草屑跟泥巴。

警方試著隱瞞這些細節，就像是過去被他們掩蓋的那些案情一樣。這次還是一樣，法醫辦公室的內應抖出了這些事情。

社會大眾首度得知警方早在一年前便已知道的事情（男子早就起疑心了）。為什麼第一個女孩總是被丟在容易發現的大馬路旁，為什麼她早早就嘆氣，為什麼男子一次需要兩個女孩——因為第一個女孩只是個道具，是這場遊戲中必備的拋棄式工具。她是一幅地圖，只要正確解讀上頭的線索，或許就能在第二個女孩喪命前找到她。如果你行動夠快。如果你能夠擊倒熱浪。

警方增加人力，新聞媒體也召來人手，特別探員麥柯馬克在新聞上宣布根據瑪莉·琳恩屍體上殘留的海鹽、互花米草、沼澤玉黍螺，他要發動搜救隊全面投入喬治亞州境內廣達三十七萬八千畝的鹽沼。

白痴，你們要從哪裡開始找？男子在他的剪報簿裡寫道。現在你們應該更了解他，時間一秒一秒過去了！

「我們有理由相信諾拉·雷還活著。」和前一次相同，特別探員麥柯馬克宣布道：「我們要送她回家，與家人團聚。」

不要立下無法實踐的諾言。男子寫道。但到了最後，他錯了。

那本塞得太鼓的剪報簿中，最後一篇剪報的日期是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半裸的諾拉·雷。

瓦茲被搜救人員從喬治亞州的鹽沼中拉起，差點滅頂。環保殺手的第八名受害者在逼近三十八度的高溫中撐了五十六個小時，忍受熾熱的陽光、蝕骨的鹽分，靠著嚼食互花米草、用泥巴裹身存活。一張報紙照片顯示出她被海巡人員的直昇機拉向藍藍的天空，盛大地、輝煌地、得意地活了下來。

警方終於搞懂遊戲規則，他們終於贏了。

剪報簿翻到最後一頁。沒有剪報，沒有照片，沒有晚間新聞的逐字稿。在剪報簿的最後一頁，男子只用印刷體寫下一排整整齊齊的字：如果我錯了呢？

然後，他在句子下劃出底線。

二〇〇〇年終於結束了，諾拉·雷·瓦茲活下來了，環保殺手沒有再次出擊。夏季來了又走，熱浪席捲喬治亞州，以耀眼的高溫和如同芒刺的恐懼給予此地的善良居民痛擊。除此之外，就沒什麼大事了。

三年後，《亞特蘭大立憲報》刊出回顧專刊，他們就那七樁未解的刑案、那三個毛骨悚然的夏天訪問特別探員麥柯馬克。他只說：「我們還在持續調查。」

男子沒有剪下這篇報導，而是將之揉起，丟進垃圾桶。接著他灌了整夜的酒。

結束了，他想。都結束了，我很安全，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然而他心底知道自己錯了。有些事物沒有是否會發生的問題，重點在於何時會發生……

維吉尼亞州，昆提可【下午三點五十九分・三十五度】

「天啊，有夠熱。連仙人掌、沙漠裡的石頭都撐不下去。跟妳說，這就是恐龍在地球上滅絕前的氣候。」

沒有回應。

「妳真覺得我適合橘色嗎？」司機又試了一次。

「『真覺得』這個詞很強烈。」

「嗯，不是每個人都能把紫色格紋穿得好看。」

「沒錯。」

「老天爺啊，我快要熱死了！」司機——新上任的探員艾莉莎·山普森——受夠了。她徒勞地扯扯身上那套七〇年代風格的聚酯纖維套裝，掌心往方向盤一拍，惱怒地吐了口氣。外頭氣溫高達三十五度，勤務車內八成有四十幾度。不是適合穿聚酯纖維套裝的天氣。防彈背心也無法帶來奇蹟。艾莉莎的套裝腋下浮現亮橘色的水漬。新任探員金柏莉·昆西身上充滿樟腦丸氣味的粉紫格紋套裝看起來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外頭的街道很平靜，撞球場風平浪靜；當舖毫無動靜；酒吧餐館沒有任何風吹草動。時間一秒過去，如同金柏莉臉頰上滴落的汗珠般緩慢地流逝。她的M-16步槍固定在她頭頂上的車內天花板，她一伸手就能搆到。

「沒有人說過迪斯可年代的衣服悶死了。」艾莉絲在她身旁碎碎念。「媽啊，事情到底會怎麼發展啊？」

艾莉絲緊張極了。加入調查局之前，她是鑑識科的會計人員，深愛各種表格的性情人人稱道。只要給她一臺電腦，她就能快樂似神仙。然而她現在要執行的不是什麼後臺的把戲，而是前線的勤務。

理論上，一輛載著一名近百公斤重、擁有重裝武器的軍火交易嫌疑犯的黑色轎車隨時都會出現。車上可能只有他，也可能載了別人。金柏莉、艾莉莎，以及另外三名探員受命攔下那輛車，並逮捕車上的每一個人。

前紐約市警局警官菲爾·勒哈涅擁有最豐富的街頭勤務經驗，負責領導這次的行動。湯姆·史奎爾跟彼特·文斯坐在兩輛支援車中的前面那輛；艾莉莎和金柏莉則是在第二輛支援車上待命。金柏莉與湯姆的槍法高超，準備以步槍出擊；其餘兩人負責戰術性駕駛，必要時用手槍援助。

秉持著聯邦調查局追求完美的行事風格，為了此次的逮捕任務，他們不只做了周全的計畫、穿著恰當的服裝，還演練過幾次。然而在演練過程中，艾莉莎一下車就絆倒，臉部著地。現在她的上唇還是腫的，右邊嘴角沾了點血跡。

這只是皮肉傷，她的焦慮早已深入骨髓。

「太久了。」她低喃：「我預想他四點就會出現在銀行門口；現在已經四點十分了，我不認為他會來。」

「人總是會遲到的。」

「他們只是想擾亂我們的思路。妳不熱嗎？」

金柏莉終於望向她的搭檔。艾莉莎緊張時會不斷胡言亂語；而金柏莉緊張時話會變得又少又簡潔。這幾天來，她的話非常少。「他們該出現的時候就會出現。冷靜點！」

艾莉莎抿緊嘴唇。她明亮的藍眼中閃過一絲光芒，不知是憤怒、受傷，還是難堪，難以確定。金柏莉也是這個男性主導的職場中的女性，從她口中吐出的評判簡直就是褻瀆的話語。她們應該要黏在一起。

一塊。女孩同心，其力斷金。電影《亞亞私密日記》的狗屁臺詞。

金柏莉繼續盯著街道。現在她也火大了。該死。該死該死。他媽的。

儀表板上的對講機突然咿呀啟動。艾莉莎一把撈起話筒，鬆了一口氣的神情毫不掩飾。

菲爾·勒哈涅的聲音嘶啞而沉著。「這裡是A車。看到目標了，他正準備上車。B車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C車準備好了嗎？」

艾莉莎按下話筒。「準備得超好。」

「數到三就行動。一、二、三。」

第一聲警笛在酷熱、滯悶的街道上炸開，儘管金柏莉已經預期會聽到這道聲響，卻還是在座位上瑟縮了下。

「放輕鬆。」艾莉莎乾巴巴地說道，發動勤務車，一股熱氣立刻從冷氣口噴向她們的臉，不過現在她們都專注地無暇多顧。金柏莉伸手探向步槍，艾莉莎的腳懸在油門上。

警笛越來越近。還沒、還沒……

「我們是FBI，停車！」遠在兩條街外的勒哈涅用擴音器高喊，他逼得嫌犯開往旁邊的小巷。他們的目標喜愛防彈賓士車和榴彈發射器。理論上他們是要趁他出門跑腿、武力相對比較低時攻他個出其不意。理論上是這樣。

「停車！」勒哈涅再次下令。可是呢，目標今天顯然不願乖乖就範。艾莉莎跟金柏莉沒有聽到煞車聲，而是聽到引擎催油的轟然巨響。艾莉莎的腳掌更接近油門。

「經過戲院了，」新任探員勒哈涅對著對講機大吼。「嫌犯朝藥房前進。準備好了……行動。」

艾莉莎重重踩下油門，她們的深藍色勤務車衝上空蕩蕩的街道。一道模糊的黑影突然出現在她們